



警惕

虚拟恋

变
甜蜜陷

石佳

石佳

生活里有很多东西可以替代,但没想到虚拟恋人竟然也大有市场,难道感情也能替代,还能明码标价?为了探个究竟,记者先后多次下

虚拟恋人。在与店员聊天的过程中,发现从业者大多是因为自己觉得无聊,又想挣一些钱,就加入了这个行业。一个在兰州大学读书的女生说,自己特别喜欢聊天,做这行就想挣个奶茶钱。

采访越深入,越感到忧虑。虚拟恋人服务虽然能暂时填补年轻人的情感需求,但是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从业者来说,虚拟恋人都有可能演变成甜蜜陷阱。长时间沉迷于此,从业者的价值观可能会发生改变,一味地追求金钱;消费者的恋爱观则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对其今后真正投入一段感情带来障碍。

有的人是抱着赚点钱的单纯目的入行,聊着聊着发现自己从内心有了变化。一位从业者告诉记者,动动嘴巴就能挣钱,让他觉得赚钱可以不用太辛苦,只要能挣钱,即便对方提出过分的要求,只要钱给到位就可以。我现在和不同女生说话已经觉得别扭了。这就是一份工作,我提供我的服务,并得到相应的回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些从业者,不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能挣到比本职工作还要多的钱。轻松赚钱的后果是对自己原本现实生活中工作不满甚至厌倦,原因就是挣得太少,赚得太慢。

另一方面,对于消费者,只需要花费几十元钱,就能谈一场快消恋爱,这样的恋爱更像是平地盖起的高楼。购买者可以依据自己倾心的恋人类型,来定制虚拟恋人。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虚拟恋人提供的陪聊服务,他们更享受的是建构中的恋爱人设。虚拟恋人的服务会让购买者陷入一种虚荣的满足感,如果长期被虚拟恋人的套路话术蒙蔽,通过付费来让自己的恋爱需求得到满足,可能会导致现实生活对伴侣的要求越来越高,更加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寻觅到合适的恋人。

虚拟恋人 是能成就真正的恋人,但也会让双方对感情产生不信任感。记者采访到一对从虚拟恋人到奔现的年轻情侣。他们在一起后,女方要求男方辞去虚拟恋人的工作,因为她无法接受自己的男朋友喊别的女生宝贝,她也时常担心男友会不会精神出轨。这段特殊的经历让彼此缺乏信任,在恋爱中矛盾与摩擦不断。

由于聊天空间的私密性,这个行业存在着灰色地带,虚拟恋人服务长期被网友诟病为网络软色情的温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些从业者为了挣快钱,会提供带有嗑炮(指涉黄语音服务)服务的项目,这种服务被称为接污单,价格要翻5倍到10倍。店主会把有特殊需求的单子,发到群里让店员们自由选择,有些从业者能够保持纯洁,但是有些从业者便会在金钱刺激下进行尝试。

或许用饮鸩止渴来概括虚拟恋人这一现象比较贴切。年轻人寻求情感依托,虚拟世界里可能会遇到别有用心

的陪聊者,最后不仅财产受损,精神上也受到伤害。这个看来,虚拟恋人带来的只是短暂快乐,之后剩下的会是无尽的空虚与懊恼。

虚拟恋人是情之所托还是变味的游戏

爱情也能下单?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石佳 王姗姗

你想要什么类型的,文字还是语音聊天,聊多久?声音上有没有要求?进入提供虚拟恋人服务的店铺后,客服会引导消费者选择最贴近自己期望的虚拟恋人。

针对有特定声音偏好的消费者,店员们会在试音群里,发送自我介绍的语音条以供挑选。啊啊啊!我被选中了!4月21日,刚刚入行不到一周的晓明兴奋地说,这是他第一次被试音选中。从消费者到服务者,晓明坦言自己的价值观在发生改变,陪人聊聊天就把钱赚了,很轻松。

这是一个售卖声音与陪伴服务的世界,通过电商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下单,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虚拟男友/女友,在微信或者QQ上谈一场以小时计费的恋爱。付费方乐在其中,填补社交空虚,收费方毫不费力就能月入千元,看起来似乎这是一笔双赢的买卖。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缺乏监管、聊天空间相对私密,变味的虚拟恋人行业存在着灰色地带。

恋人从虚拟到奔现

依依和阳阳的相恋源于虚拟恋人服务,如今他们已经恋爱一年多。但是在相处期间,依依不止一次因为男友之前的兼职经历心存芥蒂,闹过矛盾。

起初只是把依依当作购买服务的客户,见面后才产生了好感。阳阳坦言,像他们这样实现从虚拟恋人到真切恋爱的是个别,多数人下单的动机十分简单:无聊、好奇。

依依今年23岁,在哈尔滨一所高校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读研。2020年疫情期间,待在贵阳老家的依依,每天的生活被漫长的网课充斥,午休时间是难得的快乐时光。5月的一天,她偶然看到了一条有关

虚拟男友的视频,有些好奇,我当时在写论文,有些心烦。

依依在某电商平台挑选了一家销量和评价较高的店铺下单。为了更好的体验感,依依用首单半价50元购买了等级较高的虚拟男友,可以和对方连麦通话半小时。

下单后不久,客服添加了依依的微信,给依依发来了试音视频,视频里有十几个小哥哥的语音条。其中一段干净利落的自我介绍博得了依依的好感。

一通语音电话响起。你好,我是你点的虚拟男友,请签收。一段悦耳的男声传入依依的耳朵,依依的心顿了一下,她想像对方应该是一个喜欢运动的阳光男孩。

聊天中,对方轻车熟路地主导话题。在美国留学攻读硕士、1997年出生、经常健身、有自己的创业项目,阳阳的自我介绍颠覆了依依对于虚拟男友的认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

很快通话服务结束,依依烦闷的心情得到了疏解。几天之后,她又下了一单。但是接通电话没多久,阳阳因为有事挂断了电话,并承诺你等我,我明天没事的时候打给你。

第二天,依依如约接到了阳阳主动打来的电话。这一次,两个人聊了3个多小时,远远超过了依依购买的服务时长。阳阳告诉依依,心里有事可以随时找他,不下单也可以。

但是依依并没有停止下单。2020年5月20日这天,依依花了520元给阳阳包天,帮助他维持等级。还有一次,阳阳在聊天中透露,其他店员得到了很高的打赏,自己有点妒忌,依依又给阳阳打赏了1314元。

我喜欢他,心甘情愿给他花钱。依依坦言虽然心有疑虑,但是她觉得阳阳很真诚,还告诉了她自己的个人号码。依依被这样的聊天方式吸引,体验到了恋爱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依依沉默寡言,同学聚会聊天时,她时常坐在角落里倾听。

而对于阳阳来说,与依依的第一次

通话他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天接很多单,已经麻木了。

好感是一点点叠加的。阳阳记得当时依依很主动,经常来找他聊天。接触多了,他觉得这个女生很有想法,也是个学霸,与自己志同道合。慢慢地,两个人正式确立关系。

假恋人 满足自己恋爱需求

年轻人为何热衷于为虚拟恋人埋单?百合情感商学院首席情感专家谈悦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认为恋爱这件事可遇不可求,所以宁愿花钱买一个假恋人来满足自己恋爱的需求。

从业者阳阳则认为,是因为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在发生改变,我们觉得时间成本更为重要,愿意花钱去购买恋爱服务,享受短暂的体验。

其实网上陪人聊天、陪玩游戏并不是新鲜事。2020年特殊的疫情,让这项服务变得红火起来。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在发现,在某电商平台搜索虚拟恋人的关键词,显示没有找到相关宝贝。替换成哄睡、晚安服务、恋爱馆等关键词就会出现店铺。大部分虚拟恋人店铺开店时间是2021年3月左右。记者打开部分虚拟恋人商品链接,发现月销售量从几十到几百次不等。

根据客服提供的价目表,服务分为文字加语音条或者连麦通话两种形式,费用则根据陪聊时长、服务项目以及陪聊者等级不同来定。陪聊时长分为半小时、一个小时、包天、包周和包月,等级分为金牌、镇店、男/女神、首席、幸运星,价格从20元到1888元不等。

4月21日,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下单了60元半小时的虚拟男友服务。语音电话一接通,对方方便问,你今天是有什么心事吗?其间,他分别模仿小奶狗和霸道总裁的语气假装男友,还时不时说出一些土味情话,比如我是你

的心上人,我喜欢的女生类型就是你这样的等。

在聊天过程中,记者了解到,这位名叫晓明的从业者1997年出生,在这个平台仅做了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就接了大概3000元的单,但店铺要抽走一半的钱。

晓明介绍,这个店铺算是规模比较大的,考核十分严格,如果续单量达不到70%,就会被清退。晓明无奈地说:有时候为了完成考核,我还给客户转账,让她再给我续一单。聊天进行到20分钟的时候,晓明主动提出,乖,你再去续个单,我告诉你更多内幕。

续单后,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以想要应聘为由展开话题,晓明说只需要提供网名、自我介绍、照片和语音即可,照片你随便找一张网图就行。他又表示这家店铺对业务要求比较高,建议先从小平台做起,我就是在小平台先做了一个月,然后转过来的。

依据晓明推荐的平台,记者发现有一些名为某某树洞的微信公众号,也有类似的服务。在这些平台上,可以直观地看到诸多信息:照片、语音条、个人标签、价格、等级以及是否在线、能否语音通话等。

除以上平台外,在贴吧、知乎、小红书等年轻人聚集的平台也有大量虚拟恋人广告。广告中写到的服务内容迎合了当下年轻人的需求,包括闲聊唠嗑、虚拟恋人、解忧树洞、连麦哄睡、监督学习、游戏陪玩等。

虚拟恋人 不过是玩理想人设的游戏

与入行不久的晓明不同,阳阳算是这个行业的元老级人物,他创造了一套算法,用于考核从业者的能力。现在这套算法还在被大多数店铺广泛应用,以此作为划分店员等级的依据。

阳阳出生于1997年,在他读初三的

时候,他就通过某直播互动平台,下单了很多次的陪玩服务,再到各种线上社交平台,再到现在常用的贴吧、B站、淘宝店,阳阳见证了这个行业的流变,他也为之花费了数万元。

阳阳介绍,原本这个行业是小众而又隐晦的。他表示,去年虚拟恋人在B站上爆发,背后有商业力量的推动,当时我也参加制作了一些相关视频。

由于疫情停摆了学业,闲来无事的阳阳从资深用户转变成一名从业者。我不是为了挣钱,所以接单就比较佛系。阳阳说,就像朋友一样和客户聊天,真诚相待,有时候聊高兴了,就多聊一会儿,也不在乎服务时长。

反倒因为这样的佛系和真诚,阳阳格外受到欢迎,不久便成了店里的王牌,一个月至少能有5000元的收入。

阳阳受到追捧,是因为这个行业的消费主体多为年轻女性,阳阳展示的校园男孩人设正好符合很多人对男友的期待。

记者综合多家店铺的说法了解到,女性消费者大概占比70%,男性为30%左右。据从业者反馈,大多数消费者所痴迷的并不是聊天内容,而是人设。

多名从业者在采访中表明,在聊天开始之前,虚拟恋人需要建立人设,包括样貌、身份、性格等,聊天过程中的任务就是不要毁了人设。因此为了快速匹配客户的需求,客服会在下单时直截了当地询问想要什么类型的男友或女友。

实际上,虚拟恋人真正提供的服务并不是陪聊,而是双重角色扮演的恋爱游戏。虚拟恋人的消费者和从业者,彼此建构出一个理想人设,来投入恋爱,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只能是一场变味的情感游戏。



扫一扫 看视频

图片新闻



5月4日,家住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的青年秦子虎在婚礼当天选择用自行车做婚车迎娶新娘吴素红。迎亲现场,新郎骑带有大红花和彩色气球的自行车载着新娘,身穿传统礼服,秀秀服,在伴郎伴娘的陪同下穿城而过,让人耳目一新。新郎秦子虎和新娘吴素红认为,用自行车举办迎亲,不仅低碳环保倡导了文明新风,同时觉得特别浪漫有意义。参加婚礼的亲朋友友们也认为,这样的创意别出一格,还挺小清新的。



5月3日,北京市朝阳区三源里菜市场,两名年轻人在观看悬挂在市场通道上方的书法作品。5月1日至5日,艺术家邱志杰首次书写计划“民以食为天”在北京三源里菜市场日常呈现。近百幅与食物相关的古诗词、流行语、名言警句、菜谱与招牌,以书法的形式悬挂和张贴于三源里菜市场的大小角落,艺术的魅力与生活的气息在这个独特的展览空间巧妙融合,令许多年轻人慕名前来“打卡”,也吸引着前来购物的市民好奇的目光。

报道追踪

残障人士跨省迁移户口 只为一纸教师资格证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鑫旻 实习生 马晓晴

重庆女教师邹蜜因双腿残疾而无法通过教师资格认定体检一事,最近引起舆论热议(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4月30日报道《双腿残疾就不能当老师吗?》),她的遭遇也引起相关部门关注。

重庆市教委就此事对媒体回应称,针对肢体残疾人士教师资格认定体检面临的问题,重庆市将尽快启动对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的修订工作,依法依规为肢体残疾人士取得教师资格提供最大的帮助和便利。

中国残联维权部主任周建在回应邹蜜遭遇一事时亦表示,目前中国残联正在与重庆方面取得沟通,积极跟进,尽量满足当事人从事教师职业的愿望。诸多案例证实,残障人士当老师,仍面临着各地教师资格认定标准不统一和参加事业单位考试受限等难题。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教育部已在多省对残障人士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方面开展试点工作。

听障人士辗转三地才拿到一张教师资格证

得知邹蜜的遭遇,一自媒体编辑王菁给她出了个主意:把户口迁到可以办到的省份去。

王菁长期关注残障人士就业话题。他注意到,有的省份已经在事实上取消了体检约束。他认为,对于和邹蜜有着类似遭遇的个体来说,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却可以通过落户等方式前往政策宽松省份考取教师资格证。

听障人士齐航(化名)就是用这个办法取得教师资格证的。2014年大学毕业后,齐航在老家山东一所学校从事后勤工作,每月1500元的工资一直拿到2020年。

他的愿望是进入家乡的特殊教育学校工作,但校长告诉他,只有拿到教师资格证,才能参加编制考试。

2018年,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笔试后,齐航给当地教育局写信,申请用手语代替口语完成面试。然而,这份申请无果而终。

同一年,齐航得知四川省开展听障人员教师资格证认定试点工作,在面试时为听障人员配备手语教师作为考官,并适当延长考试时间,体检时可减免听力检测项目。但根据四川省相关规定,认定对象仅为四川省内户籍、工作单位在四川或本省应届毕业的听障人员。

为了获得考试机会,齐航将户口迁往成都,在成都完成面试后,又在南京市中国盲文手语推广服务中心拿到普通话(手语)二级乙等证书,这才在四川取得了小学美术学科的教师资格证。

辗转三地才拿到一张教师资格证,给齐航带来的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为了办户

口、参加面试、资格认证等,他一共8次往返成都,交通和吃住都花了不少钱。

千辛万苦拿到教师资格证的时候,齐航心想,如果自己在所在的省份也能开放试点,那该多好。

王菁获知的最新消息显示,齐航的愿望在他的家乡也可以实现了。今年1月,王菁向教育部申请信息公开,申请公开目前已授权开展视障和听障人员教师资格认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

截至2021年1月,教育部已授权上海、天津、浙江、湖南等9省份开展视障人员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认定试点工作,授权四川、河南、山东、山西等7省份开展听障人员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认定试点工作。教育部回复称。

学者:各地自行制定教师资格证认证标准是不恰当的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梳理发现,从笔试、面试、普通话到体检,残障人士取得教师资格证认定的标准在各地还有诸多不一致的地方。

2019年本科毕业后,视障大学生张丽(化名)通过申请合理便利的方式,在某市顺利取得了教师资格证。而当地报考另一省一所特教学校的教师岗位时,却因视力不达标而未能通过体检。

根据该省教育厅相关规定,两眼矫正视力之和低于5.0或一眼失明,被视为体检不合格。正是这一规定,让张丽没有通

过体检。尽管后来因各方的推动,张丽还是入职了,但她认为,社会应该以一个公平的态度来接纳残障人士。

和张丽的遭遇相似,浙江省首位使用盲文试卷参加高考的视障大学生郑荣权,在本科毕业报考南京市盲校教师岗位时,考试成绩第一,却因视力达不到公务员体检标准,被认定为体检不合格。

公开信息显示,多数省份制定的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将两上肢或两下肢不能运动、下肢不等长、脊柱侧弯,两耳听力均低于2米,两眼矫正视力之和低于5.0等情况均视为不合格。而在一些省份,身高和体重仍属限制因素。

吴迪一直在致力推动残障人士获得平等权利。她认为,体检不合理之处在于把身体和能力做了绝对关联。一些体检标准给有能力但不符合体检标准的候选人增加了不必要的障碍。绝大部分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是可以与身体状况脱钩,单独考核的。

在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徐继敏看来,各地自行制定教师资格证认证标准是不恰当的,应该由国家统一制定标准。因为我们是单一制国家,制定统一标准对教师的互动交流等都有好处。

徐继敏认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标准需要面临的问题是地区差异。比如不同地区对于教师学历存在不同要求。他提到,统一标准需要讨论哪些标准需要统一,而哪些标准需要体现地方特色,但对于体检标准

中可能涉及的歧视问题,应该予以统一。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焦洪昌认为,因为教师承担教书育人、文化传播和文明传承等功能,所以,既要给予它崇高的地位,也要有一定的资格限制。但具体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限制,其手段和目的之间应有所关联。

他提到,在教师资格取得的限制条件中,需要区分能力上的要求和强制性的要求。能力方面如学历要求等,是可以授权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而强制性的要求,如对先天身体条件的限制,应由上位法统一规定。在焦洪昌看来,如果所有标准都由地方制定,会因地域因素造成各个地方的公民实际享有的就业权利受到不平等对待。

焦洪昌也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更加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政策制定要与时俱进作出调整。

据了解,四川省是较早开展听障人员教师资格认定的省份之一。2017年12月5日,四川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开展听障人员教师资格认定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听障人员参加教师资格认定面试时由手语教师作为考官并适当延长考试时间,体检免除听力检查,推出专门的听障人员普通话水平考试。

4月30日,中国残联维权部主任周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中国残联相关部门正与教育部方面沟通协调,将从顶层设计方面进一步修改关于残疾人员教师资格方面的相关条例,也希望教育部门能够考虑到残障人士的特殊需求。